文史哲论丛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SSN Print: 3079-5400
ISSN Online: 3079-5419
https://doi.org/10.63313/LHP.8033

极端语境下礼貌原则的语用学分析

——以《三体》中的交际案例为例

卢钰晨

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市

发布日期：2026年4月30日

摘　要

语用学礼貌原则是维系人际交际的核心规范，常规语境下以固定准则保障社交平衡，极端语境中其表现形式与功能会发生显著变异。本文以 Leech 礼貌六准则、Brown & Levinson 面子理论为分析框架，选取科幻小说《三体》中跨文明初次通讯、面壁者权力博弈、执剑人竞选演说三类极端交际场景，剖析礼貌原则的变异形态与运作逻辑。研究发现，极端语境里礼貌原则脱离表层礼仪规范，成为服务于生存预警、权力平衡、道德形象塑造的功能性策略，核心是面子维护与交际目标的动态调适。该研究揭示了礼貌原则的语境适应性与工具性本质，为非常规语境下的语用行为研究提供科幻文本视角的实证支撑，同时指出科幻虚构场景对结论普适性的局限。

关键词

礼貌原则；语用学分析；《三体》

A Pragmatic Analysis of The Politeness Principle In Extreme Contexts

—Taking Communication Cases in *The Three-Body Problem* as Examples

Yuchen Lu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Abstract

The politeness principle in pragmatics is a core norm that sustain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ensures social balance via fixed criteria in conventional contexts. Its form and function, however, undergo prominent variations in extreme contexts. Adopting Leech's six maxims of politeness and Brown & Levinson's face theory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selects three extreme communication scenarios from the science fiction novel The Three-Body Problem—the initial cross-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the power game involving Wallfacers, and

文章引用：卢钰晨. (2026). 极端语境下礼貌原则的语用学分析——以《三体》中的交际案例为例. 《文史哲论丛》, 1(3), 52–55. ISSN Print: 3079-5400; ISSN Online: 3079-5419.
DOI: 10.63313/LHP.8033

the campaign speech of the Swordholder—to examine the variational patterns and operational logic of the politeness principl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 extreme contexts, the politeness principle departs from superficial etiquette norms and turns into a functional strategy for survival early warning, power balancing, and moral image construction, with its core lying in the dynamic adjustment between face maintenance and communicative goals. This study unveils the contextual adaptability and instrumental nature of the politeness principle, offers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research on pragmatic behaviors in unconventional contex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fiction texts, and also points out the limitation to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conclusions imposed by fictional settings in science fiction.

Keywords

Politeness Principle; Pragmatic Analysis; *The Three-Body Problem*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Erytis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语用学中的礼貌原则作为人际交往的重要规范，在日常交际中通过多维准则维系着社会关系的平衡。然而，当交际语境处于极端状态时，礼貌原则的表现形式往往发生变异，其功能也从满足社会交流需要转为战略工具。本文以小说《三体》中三个典型的对话片段为分析对象，结合 Leech 的礼貌六准则与 Brown & Levinson 的面子理论，旨在通过分析极端语境下礼貌原则的变异形式，探讨小说中跨文明初次接触时礼貌策略的缺失与善意表达的冲突、权力不对等场景下礼貌作为平衡工具的运作机制以及政治演讲中积极礼貌策略对道德形象塑造的作用，揭示礼貌本质并非固定的语言规范，而是随语境、权力关系、交际目标动态调整的功能性策略。

2. 文献综述

礼貌原则的发展经历了逐步深化的过程。早期语言语用学研究以 Brown & Levinson 的面子理论和 Leech 的礼貌原则为核心[1] [2]。Brown & Levinson 提出礼貌是交际者为规避面子威胁行为而采取的策略，其强度由社会距离、权势差异和行为冒犯程度共同决定，而 Leech 则通过六大准则将礼貌定义为平衡人际冲突的“人际修辞原则”[1] [2]。这一阶段的研究奠定了礼貌理论的基础。

随着研究深入，有关礼貌原则的研究逐渐转向话语视角，Culpeper 的不礼貌研究和 Watts 的“适当性”概念成为重要标志[3] [4]。Culpeper 首次系统的研究不礼貌现象，将其定义为有意的面子攻击或感知到的面子攻击，并划分为直言、讽刺等五类具体策略[3]。Watts 则强调礼貌是交际者在具体语境中协商形成的动态评价[4]。这一阶段的研究突破了规则导向的局限，但仍存在对单一互动片段过度依赖的问题[5][6]。

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非常规语境中礼貌的变异特征。周树江提出负面情感秩序的概念，指出不礼貌的核心是“负面情感效价在言内、言外、言后行为中的分布”，并将不礼貌划分为完全不礼貌、虚假礼貌、失败不礼貌等类型，为分析形式与实质矛盾的礼貌现象提供了工具[7]。邱佳从模因学视角出发，认为礼貌作为文化复制因子，它的传播不仅依赖道德秩序的稳定性，也会因为语境变异产生多样性，这一观点为解释跨文明交际中的礼貌误解提供了新思路[8]。周凌则将礼貌与文明形态关联，提出礼貌话语

不仅表征文明，更通过友善、和谐等价值构建文明[9]。科幻作品中的虚构极端场景通过放大生存压力与文明冲突，可直观呈现礼貌原则的边界与重构逻辑。由此看来，科幻小说《三体》通过构建地球与三体文明的生死博弈场景，为研究极端语境下礼貌的非常规表现提供了独特语料。

3. 文本分析

3.1. 叶文洁与三体监听员的通讯

地球与三体文明的首次通讯呈现了礼貌原则最极端的反面例子。三体监听员向地球发送的信息以三次重复的“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开篇，这种不符合人类交际“得体准则”的强硬表达，却蕴含着对地球文明的终极善意。通过打破礼貌形式的冗余，实现危机预警的效率最大化。

从语言形式看，监听员的信息违背了多项礼貌准则。第一，“你们的行星系将遭到入侵，你们的世界将被占领！”这句话是明显直白的威胁，它完全打破了减少对方损失与表达理解的常规要求，以暴力性语言构建威慑；其二，“我首先收到信息是你们文明的幸运”中，监听员以“幸运”暗示自身的优势地位，违背“谦逊准则”，呈现出文明等级的权力差；其三，信息中未使用任何缓和语气的模糊限制语，而是使用强化指令性，违背“留有余地准则”这一消极礼貌的核心要求。但从交际意图看，这些违背原则的表达恰恰服务于跨文明善意的高效传递。三体文明的特殊性决定了监听员的直接性语言并非出于冒犯，而是信息传递的最优形式。三次重复“不要回答”的语用功能，实质是通过冗余信息强化预警的紧迫性，抵消跨文明认知差异可能导致的理解偏差。这种形式失礼而功能礼貌的现象，揭示了礼貌原则的语境适应性，即当生存危机超越交际礼仪时，礼貌的核心从面子维护转向信息有效性。

3.2. 面壁者听证会的对话

联合国与罗辑在面壁者听证会上的对话，构建了权力不对等场景下礼貌原则作为平衡工具的典型样本。作为掌握终极武器的面壁者，罗辑与代表全球权力的联合国之间形成了对立关系，礼貌策略则成为双方争夺话语权的隐性战场。

联合国主席的语言始终处在形式尊重与实质施压之间，通过礼貌实现效率目标。开篇“面壁者罗辑，您的状态看起来很让我们担心”这一表述，以情感词汇构建共情的行为符合“同情准则”，试图维护罗辑的积极面子。但紧随其后的“关于您妻子和孩子苏醒这件事，其实没有那么重要”这句话则通过“其实”这一转折词削弱前句的真诚性，暴露其以家人为筹码的施压意图。这种礼貌与威胁的语用转换，实质是用积极礼貌的形式掩盖消极礼貌的缺失，实现权力的隐性渗透。

罗辑的回应则呈现出防御性策略。“你们知道怎样才能使我恢复正常”是一种直白的表述，跳过寒暄直接点破对方的筹码，违背“得体准则”却精准击中权力博弈的核心。“我已经拒绝了你们的条件”体现了一种断然拒绝，以否定句打破“一致准则”，通过捍卫消极面子反击对方的隐性施压，而“只要不能向宇宙发出咒语，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作为条件说明，将自身行为限定为外部约束的结果，既符合“谦逊准则”，又以无能为力的姿态强化谈判筹码。

这场对话的本质是权力不对等下的交流。联合国主席用礼貌形式掩盖效率优先的诉求，罗辑则用失礼的形式捍卫自身利益，双方通过礼貌原则的选择性遵循与违背，实现尊重表象与实质博弈的动态平衡。当生存危机迫使效率优先于面子维护时，礼貌的工具性超越了规范性。

3.3. 程心就职演说中的积极礼貌策略

程心的执剑人竞选演说，是积极礼貌策略服务于道德形象塑造的典范。作为威慑能力存疑的候选人，她通过“一致准则”、“赞誉准则”和“同情准则”，构建人性守护者的公众形象，将礼貌原则转化为

政治动员的工具。

演说以“我将竞选执剑人”的宣言开篇，紧跟“人类不感谢罗辑”的断言，这一对比性策略暗藏双重礼貌的逻辑。一方面，通过否定前任执剑人罗辑的公众认可度，打破“一致准则”并制造话题冲突；另一方面，该表述实质是激化听众对罗辑威慑暴力的不满情绪，通过替听众发声的方式快速建立情感联结，符合“同情准则”。这种表面失礼的行为是用对个体的否定换取对群体的认同，为后续道德形象塑造铺垫。

主体部分的语言策略围绕群体认同与道德崇高性展开。“我们”的高频使用，使人们构建了充满包容性的命运共同体的想象，符合“一致准则”核心要求，用群体归属感满足听众的积极面子。“以最坚定的信念守护人类的未来，以最温柔的心怀理解每一个生命的价值”的对偶句，既以“守护”“理解”等动词强化“慷慨准则”，又通过“最”的极致化修饰构建完美的道德，塑造超越了罗辑冷酷威慑者的形象。“我们的文明不是黑暗森林中的孤狼，而是星海中彼此守望的灯塔”将宇宙比作寒冷的生存场，人类文明则是彼此守望的温暖存在，用自然意象激活听众的情感记忆，符合“同情准则”对情感共鸣的要求。

这些积极礼貌策略的终极目标，是将执剑人这一本质为暴力威慑的角色重新定义为人性守护者的道德符号。“以人性之光驱散宇宙的寒冷”这句话完全剥离了威慑的暴力内核，将政治决策转化为道德选择。这种语言实质是通过积极礼貌策略的密集使用掩盖自身威慑能力的不足，程心使用“温柔”“守望”等词汇替代“威慑”“对抗”时，她传递的不是执政能力，而是道德认同感，而这恰恰是极端危机中公众最渴望的情感慰藉。

4. 结论

《三体》中的极端交际场景为理解礼貌原则的动态性与适应性提供了独特视角。通过对跨文明通讯、权力博弈与公众演讲的案例分析可见，极端语境下的礼貌原则不再是僵化的语言规范，而是随着生存目标、权力关系与道德秩序动态调整的功能性策略。这些发现揭示了礼貌原则的本质，即礼貌原则的核心并非固定的语言形式，而是在特定语境中平衡“面子维护”与“目标达成”的弹性机制。极端语境通过放大生存压力与文明冲突，剥离了礼貌的表层形式，暴露其服务于深层交际目标的本质功能。这一结论不仅为解释非常规场景中的语用行为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拓展礼貌研究的跨语境适用性提供了实证支持，无论是日常交往还是文明级互动，礼貌的最终意义始终在于通过语言策略维系关系稳定与目标实现的动态平衡。但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由于科幻文本的极端化设定可能放大礼貌原则的变异程度，其结论难以直接迁移至日常交际。

参考文献

[1] Brown P, Levinson S C.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Leech G N.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 London: Longman.

[3] Culpeper J. (1996) Towards an anatomy of impolitenes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5 (3): 349-367.

[4] Watts R J. (2003) Politenes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 冉永平. 从语言语用学到人际语用学看 (不) 礼貌的研究嬗变 [J]. 外语教学，2021, 42 (4): 31-36.

[6] 冉永平, 刘平. 人际语用学视角下的礼貌与关系研究 [J]. 外语教学，2021, 42 (4): 35-40.

[7] 周树江. 基于负面情感秩序的不礼貌类别研究 [J]. 外语研究，2020 (1): 12-18.

[8] 邱佳. 礼貌作为社会实践的模因学阐释 [J]. 外语教学，2019 (1): 4-9.

[9] 周凌.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礼貌话语体系构建 [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24, 56 (5): 691-702.